



“我生那天就是炮击金门那天，万炮齐轰金门，所以我得对得起我这生日，从今儿起我就万炮齐轰这帮孙子，这帮坏人，丑恶现象。”

——王朔

# 我准备像战士一样过我的后半辈子

### 我没遇到过好老师

**记者:**您以前做错了会给人道歉吗?

**王朔:**做错给人道歉,我是从小就这样。这个事儿其实也不容易。我小时候经常被强迫道歉。譬如说,在学校里,老师写了个错别字,我在底下喊,上小学的时候,我说老师您的字写错了。老师说我把破坏课堂纪律,让我出去,然后让我写检查,在全校念检查。我没错我都被强迫认错。我那时候每个礼拜都在全年级或全校写检查。所以我的文学才能最早是写检查写出来的,真的。

有一个政治课老师我印象里特别深。其实她写的是“书信”的“信”,她把“单立人”写成“文化”的“文”,我呢,小孩不知道那是一个异体字,我就举手说“老师您的字写错了”。她呢当时觉得很没面子,说这个可以写。我就拿着新华字典,我说“对不起字典上没有这个字”。那时有工作队,把我拉工作队去了。把我爸叫来,我爸打了我一顿。我一中午给她写了五千字的检查。当时我骂了她一句,“你怎么跟泼妇似的”?她说什么叫泼妇。我小孩我还真不知道,我以为泼妇就是特别厉害的女人,其实泼妇在北京话里还有乱搞的意思。她以为受了侮辱了。好吧。那我在淫威之下我屈服了。

有些老师一直在压迫学生。他们无知,他们以为自己有了知识,他们在课堂上发生冲突很多都是为了维护面子。谁维护面子?无知的人才维护自己面子,他怕漏气。你看我,我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。可是有的小学老师,他就想显得他是全知,那你累死了,你太累了。你怎么可能是全知呢?没有一个人是全知的。所以老师演全知全演砸了。所以我瞧不起老师,谁要叫我老师我想真他妈骂我,我怎么能成为那种人呢?

**记者:**会不会有个老师您觉得比较好?

**王朔:**对不起,很不幸,我没遇到一个。

### 我骂那些人,只是一个开始

**记者:**您觉得您现在快乐吗?

**王朔:**(沉默)。我现在,我现在还行吧。

**记者:**能做您想做的事?

**王朔:**当然了。当然谈不上快乐。我的人生正在走向完结。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快乐了。

我现在严肃认真地对所有社会丑恶现象开战。我自己,我可以吃喝玩乐,但是我的心是凉的。我没有那热乎气了。

**记者:**这段时间您骂那些人,只是一个开始吗?

**王朔:**当然是开始了。我是对事不对人。你别想我点名。我虚着说,不要让大家在那猜,说谁就是谁。你说我诽谤你就告我去,我全力应诉,如果确实诽谤我就赔你钱,我认错。我不是,你丫得出来认,认这账。你不认,怎么说呢,我,咳,我就是要让这些小人在外面表演的时候让他们心里知道一点害怕,知道有人会在旁边说他一声傻逼,让他心里有点含糊。我就是起这个作用。

我就把这些人无意义撕破给大家看,你別在那装伟大,你们这帮孙子。

**记者:**您会经常想到那段少年时光吗?

**王朔:**我不用经常想到。我从小是被当作战士培养的。我是一战士。我没赶上打仗。我也企图过享受,追求过金钱利益。现在我看破这些了。我现在五十岁了,我准备像战士一样过我的后半辈子。

**记者:**会不会特别累?

**王朔:**我不觉得累。我痛快。这些人都不是坏人,只是他们被自己的私心和虚伪变得丑恶了。譬如说郭敬明,他道完歉他就是好孩子,你不道歉他就是小丑。我要他们一个个现了原形,然后你们好好重新做人。大家其实都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人,干嘛这么寒碜啊?

**记者:**我有一点特别不明白。您会说很多话,然后最后,加一句,“别把我的话当真”。

**王朔:**因为我不希望任何人崇拜我,你知道

吗?我不是说我正确别人不正确。我们无不在偏见中,我们都在求知的路上。我不是说把别人砍掉了我来当这杆红旗,我不当红旗,我也不要当圣人。

**记者:**如果真的没有人当真,不就成一个独角戏了?

**王朔:**随他们去吧。如果大家真是这么想问题,那爱谁谁,反正我要讲我的话,你们爱怎么理解怎么理解,爱怎么听怎么听。你们愿意装孙子,当傻逼,你们当去吧。他他妈才不心疼你们呢。

#### 从今天起我句句是真话

**记者:**您为什么而写作?

**王朔:**哎呀,怎么说呢?因为我无权无势,我内心的话我跟谁去说啊。我不敢信别人,我小时候是不信任任何人的人。我也不敢写日记。小说大家说它是虚构的,我就把心里的话写在上面而已,把自己不能实现的好多愿望,还有一些经过的事改头换面写成一个故事。你说成真的我也不承认,反正,当假的看吧。当然,它可以给我带来一些名利上的收获。我心里特别难受的时候会写东西吧,把心里这种难受写出来,我心里就好了。

**记者:**特别开心的时候就不会想写?

**王朔:**对,对。玩的时候当然不写了。

**记者:**算不算一种治疗的方式?

**王朔:**算,算。是心理治疗。怎么说呢,写作其实也是一个朋友。你自己跟自己说话不成神经病了吗?你写作大家还认为你很正经。其实你是在和自己说话,写作的时候可以把你的思路很多都理顺了。所以我写作真是为我自己写,我有这个生理需要。

**记者:**以后会写些什么故事呢?

**王朔:**我就写我真实的一生,我碰到的人和事儿,我就写这个。我写的全是我自己,真实的生活,你当小说看也行,你当历史看也行。我不想像巴金那样到一百多岁再说我要讲真话。我要从现在开始

就讲真话,我句句是真话。

**记者:**之前写的也是自己的故事吧?

**王朔:**之前我真假掺半。从今天起我句句是真话,我看谁受得了。

**记者:**会把它写成小说吗?

**王朔:**随便你叫它什么。我在网上每天写,你每天看吧。说真话特别不容易,因为有些记忆就是错的,你认为是真话,可能不是真话。因为现在大家都活着嘛,我说错了你可以指正我说不是这么回事儿,不是我说的,或者你这个记忆有错误,那不当场就订正嘛,尽量还原它。不过我绝对不诽谤任何人,我就说真事。当然有些涉及到隐私的事儿我不会说,我没那么无聊。

#### 我挺受朋友欢迎的,我没抑郁症

**记者:**您现在是一个人住吧,会不会觉得挺孤单的?

**王朔:**我有很多朋友,我其实是一个很受朋友欢迎的人。我是因为写作经常需要一个人独处,所以我的朋友都认为我有抑郁症,有时候说你为什么不出来玩啊?我其实朋友特别多,天天叫我去玩,我也天天出去玩了好多年了。但是我必须得一个人待一阵,否则,老在外面玩没意思,就这点事儿吧。

我其实是一个安静内向的人,我愿意自己待着,想事儿。因为我从小处于受压抑的状态中,我会经常在内心幻想完美的事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,我从小就在内心对自己进行文学训练。呵呵。

**记者:**问个大点的问题,您为什么而活着?

**王朔:**我现在为几个人活着,我对这几个人有责任,所以我必须活着。否则,我不知道。

**记者:**我问个大点的问题,您为什么而活着?

**王朔:**我现在为几个人活着,我对这几个人有责任,所以我必须活着。否则,我不知道。

#### 关于女儿

“小孩没品质不好的。”

“你说你爱我,你打我,把我往死里打,你说你这叫爱?这不叫爱,如果这叫爱,这爱就罪恶滔天。”

### 当个普通人吧,不丢人

**记者:**您女儿是从小去美国读书的?

**王朔:**没有。她是念到中考的时候,我说你不要参加这个中考了,你要考过去你就是傻逼,你要考不过去,你的自信心会受到很大打击。所以我移民美国了,我就是为了她有一个能在美国念书的机会。

**记者:**您觉得美国那种教育方式好?

**王朔:**当然了。在美国,打小孩是犯法的,警察要来管的。说实在的,全社会最普遍的暴力就是家庭暴力,打老婆都是其次的,打小孩是最多的。而且有人非常无耻地认为这是正常的。你们浙江前段时间还出了一个两口子把孩子给打死了的事吧。那父亲在法庭上,庭审记录说,我是为他好,我是爱他的。你是为他好,你打他,把他打死了。我爱你,我打死你这叫爱吗?你要爱我就要表现出来,你要我感觉到你在爱我。你说你爱我,你打我,把我往死里打,你说你这叫爱?这不叫爱,如果这叫爱,这爱就罪恶滔天。

**记者:**您对您女儿的美国老师满意吗?

**王朔:**当然了。她在中国是不爱学习的人,是个中不溜、跟着混的学生。她当然很聪明。我就跟她谈,你不要学那些乱七八糟的事,那功课做得差不多就行了。那时老师找我开家长会,那老师到现在还这样告状,说某某同学品质不好,让她不要跟他来往。小时候老师就来挑拨小孩关系。小孩哪有品质不好的呀?我听了都不理

我跟我女儿说,我将来不要你养。说实在的,你给我的快乐早就超出我养你花的这点钱了。你就按你自己的兴趣生活。我说我养得起你。我再损,我临死能给你留一笔钱,让你一辈子只干你愿意干的事儿。你什么我都包容你,你在我这没有错误,你就是一孩子。但是你注意你不要侵犯别人利益就是了。我说你最近的下场就是回到家里来跟我在一起,天天在这待着。我

他,我回来根本跟我女儿说都不说。我说在这儿学校上学你就是为自尊心学习,你学习不好,老师会当场奚落你,你会很没面子。有些老师就会这一套,打击小孩的自尊心。所以我女儿在这不爱学习,到了美国,变得一特别爱学习的人。你有兴趣学你就投你的兴趣学,你没兴趣学就当普通人。当普通人不丢人。法律保护所有普通人,再有钱的人也不能欺负你这个普通人。



和武丹丹和解



和《看上去很美》中的方枪枪

### 折耳猫

他说起养的那只猫咪的时候,语气顿时变得柔软无比,语速也慢了,甚至不自觉地停顿,似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表达。

**记者:**您养的折耳猫,什么时候传相片啊?

**王朔:**嗯,折耳,特别好看。现在我的“猫”(指上网用的MODEM)又坏了,是个ISDN,所以不能传了。它的相片太可爱了。

我才养了它几个月,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孩子吧,它就是一个对我无限信任的一个孩子,那我能辜负它的信任吗?它每天要重新确认一下,每天它要凝视我一分钟。唉呦,它一凝视我就完全受不了了。它就站那儿,一副不认识我的表情那么凝视我。感觉就是在问,你是那个好人吗。我也不能动,因为我稍微往前一走它就会跑。猫特别好就是它每天都会重新确认一下咱们俩的关系。你过去对我好没用,你要喜欢你就得把喜欢表现出来。如果说你心里喜欢我,表面对我是粗暴的,对不起,

我跑。所以每天我也不敢碰,就只能这样和它对视。随后它相信了,哦,没事,就不走。

我躺着睡觉它突然就走到我胸口上来了,

东张西望。猫科动物它是拿脸跟你蹭脸的,它一蹭脸的时候,唉呦,说实在的,我当时就觉得,心里真是发誓,我会永远对你好的,你放心吧。呵呵。

**记者:**怎么感觉像谈恋爱?

**王朔:**是的。猫特别能激发人的爱。譬如说我在睡觉,它就跑到我旁边来,拱拱我,拿爪子扒扒我,它就一扭身屁股冲着我就睡在我旁边了。这些动作特别像我女儿小时候。小动物对你的信任特别让人感动。

它现在就在旁边睡觉呢。我本来今天改个东西,特别逗。我一写东西它就在电脑旁边转悠,今天它小爪子“啪”按到删除键,一下子删了好多字。哈哈。我赶紧把它抱下去:对不起,您不能在这待着了。

养你一辈子没问题。而且你跟别人生了孩子,跟谁生的孩子,是一混血儿都可以,拿回来我全给你养,没问题。呵呵。但是那个姥爷你不要带回来,我不要认识他的。哈哈。

**记者:**这样是不是太溺爱女儿啦?或者说太宽容了?

**王朔:**我干嘛不对她宽容?我干嘛要对她严厉呢?我希望她干嘛呀?我什么都不希望她。我希望她快快乐乐地过完她的一生。我不要她成功。我最恨这词儿了。什么成功,不就挣点钱,被傻逼们知道吗?操。我不需要这个东西。不要她为我争光。你就快快乐乐过你一生,因为这是我欠她的,她小时候给了我很大的快乐。

### 重出纸媒书

**记者:**最近都在看什么书呢?

**王朔:**我最近都没怎么看书,最近都在跟你们媒体聊天了。不是宣布不出书了吗?我决定我再出一本书。你们都别拿我的话当真,我还出书。当然其实这是我原来答应人家的,只是后来我没写完。后来我想没写完也行,有写作痕迹,也挺好。因为当时我跟自己较劲,觉得不好,搁了这么几个月回头一看,说实在的,我写得再次也比别人写得好,就这么出吧。

**记者:**马上就要出了么?

**王朔:**我不知道。我给李寻欢他们了,具体的这两天最后定吧。

**记者:**讲什么的?

**王朔:**你去问李寻欢吧。因为这个事儿我写的,我不愿意多聊。对我来说这不新鲜。

### 关于老徐

**记者:**我今天看新闻说老徐要拍《宫里的日子》了是吧?

**王朔:**没有。她现在正在拍什么,香港那什么烂戏,叫《刺马》。《宫里的日子》我估计得等开春以后,重新调整为拍一个两三千万的片子就很好办了。

**记者:**您特别欣赏老徐吧?

**王朔:**哎呀,这个就谈不上特别吧。我没有特别欣赏过谁,我连自己都不喜欢。她当然有她做演员的各种毛病,我当然希望她别搞得太不像样子。因为我跟她认识,谁愿意自己朋友出一寒碜人啊?

你说你要干那寒碜事,我要跟你认识,我都没面子啊。咱不知道什么是好,咱们首先得知道什么是寒碜。我自己啊,我非常自大地说,我认为我一直知道什么是寒碜。

我就发现有些人以为不要脸能爬上去,告诉你不要脸爬不上去。爬也得被板砖拍下来,不可能爬上去。就是你必须要自重。

好,咱都不知道,咱摸索着什么叫好。你想要靠搞丑恶现象往上爬,门都没有,这就是我给大家一忠告。

我至今没见过一个靠不要脸的能爬起来的。

## 老王的道歉

王朔说,他最讨厌别人叫他“老师”,对有些人“朔爷”这个称呼也感觉“大江湖”了。“叫老王。我们这的孩子都叫我老王,特亲切。”

其实,很多时候,他很温和。

不过我首先见识到的,还是他的“骂”。说起来好玩,本来是上周就想约采访,战战兢兢发短信过去,见老王很快回复了,就放松地用起了网络语言跟他短信。结果后来打电话过去,老王劈头盖脸就是一通臭骂。我有点摸不着头脑,自然也觉得很委屈。我也没做错什么啊,怎么就这么莫名其妙被骂了一通?王朔看着不像个不讲理的人啊。难道我撞枪口了?碰上他心情不好?

于是忿忿不平地回了一句短信:您骂错人了,您以后要后悔的。

然后那天下午,手机很不争气地没电了。王朔当时给我的印象,挺坏的。

后来晚上十点多给手机充电,四条短信一起跳出来,全是王朔发过来的。说对不起,我错了,别生气了。还说是他不对,迁情绪于我。我吓了一跳,这是王朔啊?然后看到条:如果我告诉你出了什么事你会原谅我,徐静蕾的奶奶下午刚刚去世。当时,他心情特别不好。

我赶紧回短信过去。一会他打电话过来了,又给我道了一次歉。我倒有些不好意思了。聊到他说要和武丹丹和解了。说到亲人和朋友的死亡对他的影响,他说前些年父亲和哥哥走了,自己难过了许多年。又说到他的折耳猫。

他问你还要采访我吗?我说当然耍啊。他还问了报纸名字和我的名字,说都存起来了。

那估计是我反差最大的一天,也有一点“不打不相识”的意思。

那天,也让我挺感动的,这样跟人道歉,不容易,老王是个好人。

老王说,“真正让我讨厌的人都是我认识的人,我见过的人,坏人我也根本不会搭理。我在生活里不是一刻尖。”他说报纸出来后给他寄一份,答应他家“猫”好了能上网了就给我发折耳猫的照片,还热情邀请我去他家作客,说跟北京机场特别近。

所以想,有时候,我们就把王朔当成我们隔壁的大叔老王吧。尽管上年纪了说话琐碎了点,但他还是那个可爱的老王。

